

他在西安南关正街 (报告文学)

丰光

第一次认识他，几乎在十年前了。那天我急着上班，又要汇款，拿着一百元钱，匆匆赶到邮电所，当几乎一切手续都要办妥时，柜台后那人却朝我一笑，道：“交一元钱。”

真糟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只记得汇款，却忘了带汇费。“对不起，师傅。我回去取，马上就来。”我有点手忙脚乱。

“不要急。你在南关住吧？我给你垫上，先把钱汇了。”柜台后那人又一笑，那张黑黑的、典型关中人的脸，堆起皱纹，还显出些许幽默。

于是我们认识了。他叫陆鹏飞，是南关邮电所里外全拿、独一无二的营业员。

南关正街老住户，不知陆鹏飞者，不多。陆师傅某日没上班，可以成为那里的当日新闻。“陆师傅病了。”听到这话，谁路过邮电所，都要往里勾勾头，以证实这不是以讹传讹。

八六年春节，老陆患重感冒，三十四年来第一次休病假，一星期没上班。到上班那天，他刚打开门，还没坐定，营业室就拥进二十多人，大伙儿问长问短，七嘴八舌，好像人家刚从月球上回来。

这也难怪，在南关邮电所，他已经整整干了十年。熟人熟路，到了南关，就像到了家。可是一九七六年冬，陆鹏飞刚来南关上任第一天，就尝到了苦头。一个人坐进那冰冷的小西屋，如同坐禁闭。人有七情六欲，想上厕所，就得锁门。来回一趟，紧跑，也要七、八分钟。等他回来，门口偏偏就等了三个人。一个问：“上班时间怎么锁着门？”“对不起，开了个厕所。”他赶紧说好话、开了个厕所。他赶紧说好话、开了个厕所。他赶紧说好话、开了个厕所。

春节，人人合家团聚，他却拿着最后几份汇款单，几件包裹，一一给住户送上。前年春节，女婿做东，请老丈人喝酒，他竟不辞而别，“为人民服务”

陆鹏飞听了，未免好笑，但他笑不出来。你想想，一天上三趟厕所，要锁三次门，上五趟，就要锁五次。一次七、八分钟，让顾客干等，自己还要挨骂；挨骂事小，我陆鹏飞在顾客眼中成了什么人？这可不行。他于是有了新招：白天不喝水，不喝水就不上厕所，就能保证八小时寸步不离。结果坐营业室如同蹲上甘岭。

“怪事”还有。八〇年的一天，来了位顾客，问道：“卖不卖广播电视报？”答：“不卖。”很正常，这不是他的业务范围。那人就说：“真麻烦，到钟楼去，四分钱一份报纸，还得搭两分钱存车费。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陆师傅心里一动，想，我为何不能代售？说干就干，他跑到陵园路邮局，取回十份报纸，挂出招牌：代售陕西广播电视报。消息传开，顾客盈门。报纸销量每周递增，从十到一百，从一百到一千，直到一千九百份！

“像这样的收入可有提成？”为这事我特意问过了老陆。“没有。那时没有，一分钱也不多拿。”

回答这问题的人，目前还住在西安市邮局系统最古老的家属区。一色平房，土坯墙，墙皮剥落。屋瓦上都郁郁葱葱，繁衍着一代代的瓦松。屋内阴暗、潮湿，发出陈年老屋特有的霉味儿。陆鹏飞，就坐在八瓦日光灯下，抽着三毛二一盒的“大雁塔”，回答我的问题。

陆鹏飞的额外工作数不胜数。它们是这样琐碎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才叫人无比敬服。

“怪事”还有。八〇年的一天，来了位顾客，问道：“卖不卖广播电视报？”答：“不卖。”很正常，这不是他的业务范围。那人就说：“真麻烦，到钟楼去，四分钱一份报纸，还得搭两分钱存车费。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陆师傅心里一动，想，我为何不能代售？说干就干，他跑到陵园路邮局，取回十份报纸，挂出招牌：代售陕西广播电视报。消息传开，顾客盈门。报纸销量每周递增，从十到一百，从一百到一千，直到一千九百份！

“像这样的收入可有提成？”为这事我特意问过了老陆。“没有。那时没有，一分钱也不多拿。”

回答这问题的人，目前还住在西安市邮局系统最古老的家属区。一色平房，土坯墙，墙皮剥落。屋瓦上都郁郁葱葱，繁衍着一代代的瓦松。屋内阴暗、潮湿，发出陈年老屋特有的霉味儿。陆鹏飞，就坐在八瓦日光灯下，抽着三毛二一盒的“大雁塔”，回答我的问题。

陆鹏飞的额外工作数不胜数。它们是这样琐碎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才叫人无比敬服。

春节，人人合家团聚，他却拿着最后几份汇款单，几件包裹，一一给住户送上。前年春节，女婿做东，请老丈人喝酒，他竟不辞而别，“为人民服务”

陆鹏飞听了，未免好笑，但他笑不出来。你想想，一天上三趟厕所，要锁三次门，上五趟，就要锁五次。一次七、八分钟，让顾客干等，自己还要挨骂；挨骂事小，我陆鹏飞在顾客眼中成了什么人？这可不行。他于是有了新招：白天不喝水，不喝水就不上厕所，就能保证八小时寸步不离。结果坐营业室如同蹲上甘岭。

“怪事”还有。八〇年的一天，来了位顾客，问道：“卖不卖广播电视报？”答：“不卖。”很正常，这不是他的业务范围。那人就说：“真麻烦，到钟楼去，四分钱一份报纸，还得搭两分钱存车费。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陆师傅心里一动，想，我为何不能代售？说干就干，他跑到陵园路邮局，取回十份报纸，挂出招牌：代售陕西广播电视报。消息传开，顾客盈门。报纸销量每周递增，从十到一百，从一百到一千，直到一千九百份！

“像这样的收入可有提成？”为这事我特意问过了老陆。“没有。那时没有，一分钱也不多拿。”

回答这问题的人，目前还住在西安市邮局系统最古老的家属区。一色平房，土坯墙，墙皮剥落。屋瓦上都郁郁葱葱，繁衍着一代代的瓦松。屋内阴暗、潮湿，发出陈年老屋特有的霉味儿。陆鹏飞，就坐在八瓦日光灯下，抽着三毛二一盒的“大雁塔”，回答我的问题。

陆鹏飞的额外工作数不胜数。它们是这样琐碎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才叫人无比敬服。

去了。半下午回到家中，别人的年酒喝了不少，他肚子却空空。想吃饭，一家人都不理他。

“老神经！”女儿气得一跺脚，要哭。整整一年多，女婿不理老丈人。

家里人的误会，还好调解。而顾客的误会，有时一句话能把人噎死。春季，邮电所五点半下班。但从八〇年起，陆师傅给自己又有一条规定：“每天多干半小时。因此那天直到五点四十分他还没有关门。就在这时，进来一个人。

“取款。”那人说。“对不起，下班了，账都结了。”陆师傅指指手里打点停当的邮包说。

“你不是还没走吗？”“都超过下班时间四十分了，你没见我手里攥着锁呢？”

那人抬手看表，“你是急着去叫汽车把你轧死呀！”一句话，气得陆师傅一夜没睡。可你是营业员呀！你能跟顾客吵吗？没办法，这事只好忍住。第二天那人又来了，连连向陆师傅道歉，说他戴老婆的表，停了，因此出言不逊，等等。老陆一听，心想，还是忍为好。

从五〇年参加工作至今，风风雨雨，酸咸苦辣，陆鹏飞都是在兢兢业业的工作中走过来的。他没有什么重大贡献，可是却一天也不曾停止过工作。这后者，对于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乃至我们自己，似乎更重要一些吧！况且，一个人如果几十年如一日能把如此众多而平凡的小事做得几近完美，又该多么困难！不信，您也不必身体力行，不妨只在想象中试上一试。

（插图 罗宁）

为了一个久盼的季节新薪薪的来临，我们从昨天走进记忆，从记忆走向憧憬，走向明早清亮的霓虹……

我们，只有当代人的责任……沿着历史曲曲的阶梯，走进千百年前轻轻的驼铃，走进西北强劲的信风。

我们，轻轻地拍摇瀚海的宁静，拍摇风沙赭黄的纤声，拍摇饶有兴味地欣赏沙砾经营的白海，拍摇海市蜃楼、瓷片、铮铮的白骨，拍摇一幅蠕动的无边无际的思想，拍摇一幅时隐时现的丝绸之路，拍摇一阵空空的回响。

为了寻觅为了一丛骆驼刺的燃烧，我们在落日的红帆和干涸的河床上，在戈壁滩新月连缀的风景线上，在我们心之晶莹便是盈盈绿洲，在我们美丽青春便是楚楚芳菲，在我们永无止息寻觅，在我们苦苦地跋涉——我们，自有我们自己的路程，自有我们自己的星……

探监 (小说)



“而立之年”的我，没有“立”起来，却蹲进了监狱。

白天，采石，吃饭，看远山，看那盘旋在空中的乌鸦。夜里，睡觉，看星星，看那刺眼的探照灯。一年的监狱生活都这么难过，还有九年呐！……我在希望什么？我在等待什么？徬徨、苦闷、孤独、绝望……

一个寒冷的早晨，我端着饭碗，呆望着窗外翻飞的雪花。“杨威，跟我走一趟。”教导员深厚的男低音使我一怔。昨天搬石上车子时我砸伤了他的脚。

“你爱人来看你了，打起精神来！”教导员看着把脖子缩进棉衣领里的我，一笑。我愣住了。这么冷的天，娟娟还能从千里之外来看我？

妻子娟娟站在探监室门边等着我。她怀里抱着个孩子，头巾下的乌发湿漉漉的，脚上的棉鞋沾满了泥浆和雪片。

“快进屋！瞧把你娘儿俩冻的。”教导员把炭火盆端来就悄悄地出去了。

“小勇，看爸爸！你还没见过爸爸呢！”儿子没有讨厌我，襁褓中那胖乎乎、红彤彤的小脸冲着我笑！这就是我的儿子！你现在在应象人家的孩子一样，躺在温暖的摇床里，喝着热奶，玩着带响的玩具，可你却冒着风雪来到这高墙内……

我看着妻子那留有刀痕的白皙的脸颊，她长得不是很美，但绝不难看。我曾欺骗过她，摧残过她，在那花天酒地

在我国，不论是城市，还是农村，人们办喜事时，总爱在门窗上贴个大红“囍”字，借以渲染气氛。这一习俗，传说与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有关。

王安石在二十岁那年，应试上京赶考，顺路到了马家镇，饭后上街，发现本镇马员外家门首挂着一盏走马灯，灯上还写着“走马灯，灯走马，灯息马停步”的半联对子，但没有下联，这显然是待人对出。王安石看了之后，拍手道“好对。”

这被马家老家院听到，立即禀报马员外，等马员外闻讯赶出来时，王安石已赴考场去了。无独有偶，王安石在第二天考试中因交头卷而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，便传他面面试主考官指着厅前的飞虎旗说：“飞虎旗，旗飞虎，旗卷虎藏身。”王安石即

位绿衣天使飞驰来了，她那红扑扑的面庞上，流霁着三分矜持，七分自豪。因为她有着现代化的速度，因为她传递着眷眷思念，脉脉深情……

是交通要道，各种车辆来往飞驰。看啊，一辆绿色的摩托飞驰来了，一位绿衣天使飞驰来了，她那红扑扑的面庞上，流霁着三分矜持，七分自豪。因为她有着现代化的速度，因为她传递着眷眷思念，脉脉深情……

地的“乐园里”，醉人的酒，迷人的色，使我忘记了一颗纯洁的心，幸福、爱情被我的肉体

娟娟猛然抬起头，她那充满怨恨、怜悯、鼓励的目光把我锁住了。

“我是恨过你，甚至想到打掉孩子，跟你离婚。可我……最后还是坚持把小勇给你生下来了。我想，毁掉一个人容易，可挽救一个人就难了。你们教导员给我来过几封信，说你改变得不错……我应该来看看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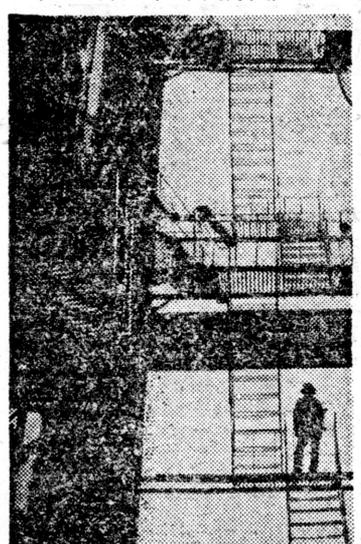
过去我要抛弃她的时候，她跪着求我，那么软弱，今天她又这样的坚强……

探监的时间过了，娟娟抱起了儿子，挺了挺腰，从提包里取出两双鞋垫，一件毛衣。

“我还要赶回去参加自修大学的考试。十年前你参军的时候你让我等你，现在我更应该等你，小勇也应该有个象样的爸爸。”

我的心脏紧紧地收缩，颤抖。啊，我终于找到了……

（题图 四路）



高塔沉思 邓海摄